

42
37
22

準  
貴

一  
五

林  
公  
車



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提督浙江學政詹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際科

男

際第

訂

太子監國

成祖永樂二年四月册立世子為皇太子先是洪武二十八年太祖親册為燕世子時秦晉燕周四世子太祖皆教而試之一日使分閱衛士燕世子還獨後問之對曰寒甚土方食太祖喜使閱章奏擇可施行

者報命太祖益愛之後成祖卽位議建儲武臣多請  
立高煦者謂其有扈從功金忠以爲不可上猶豫未  
定遂召解縉預議縉言立嫡以長復曰好聖孫蓋指  
宣宗也上又密以問黃淮淮亦曰長嫡承統萬世正  
法復召問尹昌隆昌隆對與淮同上意遂決及文華  
寶鑑成上召皇太子諭之曰脩已治人之要具于此  
書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汝  
其勉之皇太子拜受而退上顧待臣解縉等曰朕皇  
考訓戒太子嘗採經傳格言爲書名曰儲君昭鑒錄

此書稍充廣之益以皇考聖謨大訓以爲子孫萬世  
帝王之法誠能守此足爲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  
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  
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  
閒暇亦當以此爲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爲守  
成令主侍講學士王達侍皇太子進講乾九四爻舉  
儲貳爲說講畢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旨於此恐  
無儲貳之說達不合譏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  
陳豈敢合譏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皇太子曰然則

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耶士奇曰殿下此問甚善因舉程子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太子悅六年八月詔曰成周營洛肇啟二都有虞勤民尤重巡省朕君臨天下祇率彝典統極之初已陞順天府爲北京今四海清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以時將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朕所經過處親王止離王城一程迎接軍民官吏于境內朝見一切供億皆已有備不煩于民諸司無得有所進獻

冬十一月命丘福蹇義金忠胡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等兼輔導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領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斯實宗社之靈卿等其悉心輔導

七年春正月敕皇太子監國惟文武除拜四裔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常務不必啟聞仍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左奉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輔

導監國論義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留汝四人輔  
導監國若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汝宜識  
朕此意敬恭無怠命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及  
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扈從 賜皇太子聖學心法上  
出一書示胡廣等曰朕因政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  
建極之類切于脩齊治平者今已成書卿等試觀之  
廣等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遂名曰聖  
學心法命司禮監刊行上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  
側朕問講官今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

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  
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曰何以小  
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  
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  
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謹備之不使有過可也朕甚  
喜是學問有進爾等其盡心輔之二月帝發京師三  
月帝至北京 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奉命巡視  
兩淮啟潁川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太子遣人馳諭  
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從容啟請待報汲黯

何如人也。卽發廩賑之勿緩。贊善王汝正每于皇太子前論說賦詩之法。皇太子問楊士奇曰。古人爲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風解愠之詩。唐虞之君。其志尚矣。後世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恥百王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爲。則萬世之鑒戒也。殿下欲娛意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辭高古。其間亦可裨益治道。如詩無益之辭。不足爲也。太子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真德

秀文章。正宗羨其學識純正。楊士奇曰。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尤有益學者。爲君爲臣。皆不可不知。太子卽召翰林典籍取閱。大喜曰。此爲治之鑒戒。不可無。遂命重刻。以賜諸皇孫及廷臣。

八年冬十月。上還南京。

十一年上幸北京。皇太孫從。命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溥等輔導太子監國。

十二年三月。帝發北京。親征瓦剌。六月。班師駐蹕沙河。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等資表往迎。八月。帝至北

京以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遣使逮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芮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有旨宥蹇義回南京黃淮先至北京下獄次日士奇及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始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待東宮命法司鞫之尋召士奇至問東宮事士奇叩頭稱太子孝敬誠至凡所稽違皆臣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衛獄未幾特宥復職時金問詞連溥等遂相繼下獄有白事者曰殿下知

讒人乎太子曰吾不知知爲子耳

十三年秋九月直隸鹽城縣颶風海水泛溢傷民田二百一十五頃有奇太子令蠲田租一千一百七十餘石帝至京師十二月歷代名臣奏議書成先是上以璽書諭太子命翰林院儒臣黃淮楊士奇等採古名臣直言彙錄以便觀覽至是書進上覽而嘉之命刊印以賜皇太子皇太孫及諸大臣

十五年春三月上巡北京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奇侍讀兼贊善梁潛輔太子

監國七月賜皇太子務本之訓

十六年春三月太子手書賜贊善徐善述言覺卿爲予改詩甚善但今卿年邁恐輔余爲勞似卿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面諛順顏者比比有之卿無憚勞弱成余業惟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生犯鱗觸諱之慮余今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具詩題與表題間日封進以廣琢磨春煖順時將息以慰余懷書函曰皇太子賡書贊善好古先生好古者善述字也太子視朝之暇手不釋卷被服寬博大類儒者云

夏五月上殺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時太子監國上不特有疾南京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讒搆百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會有陳于戶者擅取民財事覺太子令謫交趾立功數日復念其軍功宥之有譖于上曰上所謫罪人太子曲宥之矣遂逮陳于戶殺之以潛冕不諫止并逮下獄皆歿

六月上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陛辭上諭曰人言東宮多失當至京師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奏字須大晚至卽欲觀也濙至京師日隨朝



凡見東宮所行之善。退卽記之。勲臣某者。語不謹。侍衛搃之。仍當陛口奏。有旨不問。既退。亟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群臣皆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愧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居稍久。楊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淡權辭謝曰。方治冬衣未完。爾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皇太子。

十八年秋九月己巳。北京宮殿垂成。欽天監言明年正月朔吉。宜御新殿。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召太子太

孫于京師。期十二月終。至北京。太子赴北京。過滁州。登瑯琊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嘆歐陽脩立朝正言不易得。令人知其文。鮮知其忠。蓋太子爲文章。尤善脩。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脩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脩文以賜群臣。且諭之曰。脩之賢。非止于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十一月。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陵傍。顧張本揚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之。耆老進謁。有知太祖時事者。從容與語。賜勞優厚。先是

原吉自南京先馳奏上復命迎之且曰東宮緩行至是原吉迎見太子于鳳陽道上有太子以不敢緩諭之且手書付原吉與士奇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備顧問太子過鄒縣見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為食太子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民皆衣百結竈釜傾仆嘆曰民隱不上聞至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民窮如此亦動念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

乞停止今年秋稅皇太子曰民餓且歿尚及徵稅耶汝宜速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母懼擅發倉廩吾見上當自奏也十二月太子及太孫將至北京原吉先入奏上問原吉東宮來何速對曰陛下慈注之深東宮孝思之切上喜賜鈔二百錠命諸臣先期分官出候于良鄉太子至北京奏前過山東境內遇民飢即令布政司發粟賑之上曰昔范仲淹子猶舉麥舟濟父之救舊况百姓吾之赤子乎

十九年禮部尚書呂震語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案牘每有事以殿下過失聞上指其妄言今宜疎此人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較耶

二十年春三月上北征秋九月還京師

二十一年夏五月常山中護衛總旗王瑜上變言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糾合羽林衛指揮彭旭等舉兵將推趙王高燧爲王而謀不利于上及皇太子上命急捕賊既悉得遂召太子趙王及文武大臣皆至上

御右順門親鞫之先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啟太子處分太子往往裁抑宦侍宦官黃儼江保尤見疎斥儼等日讒之于上且素厚高燧常陰爲之地因偽造毀譽之言傳播于外謂上注意高燧以給外廷由是賢等遂起邪心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密言予賢曰觀天象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孟三常山左護衛老軍馬恕田子和興州後屯衛老軍高正通州右衛鎮撫陳凱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就宮中進毒藥于上候上晏駕卽以兵劫內庫

兵仗符寶分兵執府部大臣豫令高正偽撰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禁中議以御寶領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高燧為帝布置已定正密告其甥瑜瑜曰此舅氏滅族之計力止不從瑜遂入告上覽偽誤遺詔震怒立捕楊慶養子誅之顧高燧曰爾為之耶高燧惴慄不能言太子為之營解曰高燧必不與謀此下人所為耳上命文武大臣及三法司鞫治群臣奏賢等所犯大逆且有顯實當並寘極典上曰且先籍其家王射成以天象誘人速誅之賢等更加窮鞫

母令還死遂下錦衣衛嚴治尋逮其黨悉誅之八月帝發京師北征十一月還京

二十二年春三月上議北征夏四月詔太子監國駕發京師秋七月庚寅上崩于榆木川大學士楊榮少監海壽奉遺命馳許太子太子慟絕強拜受即遣太孫出居庸赴開平迎梓宮瀕行太孫啟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偽太子曰言良是但行急新製不及士奇曰殿下未踐祚有事自應行常用之寶其東宮小圖書可假之行此出一時之權歸即納上

太子即取付太孫曰有啟事以此封識不久當歸汝  
汝可留之既行太子顧士奇曰昔大行臨御儲位久  
未定浮議喧騰今即以付之浮議何從興壬子太孫  
奉大行柩至郊太子及親王以下文武群臣皆衰服  
哭迎至大內奉安于仁智殿加歛奉納梓宮八月十  
五日丁巳皇太子即位赦天下以明年為洪熙元年  
谷應泰曰古之教太子者慎選師傅訓之德義  
過龍樓而問寢入虎闥而齒胄蓋若是其甚也  
文乎六師撻伐有事行間則從曰撫軍守曰監

國○非○特○重○器○所○寄○亦○以○周○知○艱○大○練○祭○治○忽○為  
嗣○王○之○要○務○耳○方○仁○宗○之○未○正○青○宮○也○睿○質○仁  
明○天○姿○愷○惻○然○而○如○意○類○上○申○生○無○龍○非○黃○淮  
進○賈○誦○之○謀○解○繯○效○鄴○侯○之○議○則○烏○烏○向○背○羽  
翼○無○成○金○珙○偏○襲○憂○方○大○矣○幸○而○皇○祖○親○冊○嫡  
長○分○定○乘○危○履○險○克○正○重○輪○重○耳○之○艱○阻○備○嘗  
楚○王○之○朝○嬰○夕○側○非○特○生○于○深○宮○之○中○長○于○阿  
保○之○手○者○也○又○若○儲○君○昭○鑒○傳○自○高○皇○聖○學○心  
法○頒○于○成○祖○比○之○始○皇○之○教○以○法○律○元○帝○之○授

以韓非貽謀。屢越抑何偉歟。而況金忠憲。夏輔  
導于前。黃淮楊士奇。糾繩于後。則商山茹芝之  
佐也。學識特崇。真氏文章。獨許歐公。則家丞秋  
實之采也。賑潁川之饑。而先發。後聞恤鄒縣之  
荒。而賜鈔。輟食則陶風農事之規也。又考成祖  
巡幸順天。親征漠北。駕凡五出。年垂二紀。中間  
大官大邑。雖復啓聞。而庶政庶獄。成就諮決。名  
爲儲位。實則長君。名爲監國。實則御宇。故人以  
仁宗之歷祚短。而予以仁宗之沛澤長也。若夫

宮闈煽禍。國本瀕傾。管蔡流言。備極譏構。一時  
並集。何以爲懷。又且迎駕緩期。而遽捕官屬。則  
高煦贊之。僞撰遺詔。而陰行廢立。則高燧主之。  
蓋以突陣者。自命黃須。樹功者。侈談天策。而又  
加之敬禮之密。推曹植輔國之交。鬪兩宮夫。是  
以勢同孤孽。危如累卵。救過而不暇也。自非胡  
洪密書七事。王瑜上變一言。則豫教之淑質。塞  
于上聞。含沙之哆口。交亂四國。非蒙戾園之誅。  
必賜扶蘇之詔。而仁宗一盡之。邈理。又烏能睹

其盛耶嗟乎安慶復而後良鄉侯孟賢敗而後  
榆川崩天祥人國以有此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七

文蔚益兩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大東南嶺... 際科

男

際第

訂

高煦之叛

釋趙王高燧附

成祖永樂二年立郡王高煦為漢王仁宗同母弟也  
初文皇起兵時世子居守高煦狙詐多智以材武自  
負善騎射從征白溝東昌有功江上之戰文皇兵却  
高煦適引騎兵至文皇撫其背曰吾病矣汝努力世

子多疾已而議建儲藩府舊臣淇國公丘福駙馬王  
寧皆善高煦時時稱二殿下文皇曰居守功高于扈  
從儲貳分定于嫡長且元子仁賢又太祖所立真社  
稷王汝等勿復言至是立世子東宮封高煦漢王國  
雲南高燧趙王國彰德高煦怏怏不肯去曰我何罪  
斥我萬里文皇不悅太子力解得暫留京師又請得  
天策衛爲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  
又請益兩護衛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世民乎又嘗  
有詩有申生徒守死王祥枉受凍之語 上嘗命太

子及漢王高煦趙王高燧皇太孫同謁孝陵太子體  
肥重且足疾雨中使掖之行恒失是高煦從後言曰  
前人失跌後人知警皇太孫應聲曰更有後人知警  
也高煦回顧色變太孫卽宣宗也東宮性仁厚篤好  
經史有人君之度高煦不肯竟學然英武頗類上長  
七尺餘輕趨兩腋若龍鱗者數片上每北征令從左  
右上嘗與諸大臣微語及儲宮事大臣亦多謂東宮  
守成令主上意頗釋一日上及后御便殿東宮如張  
氏親執庖爨上御膳恭謹上大喜曰新婦賢他日吾



家事多賴也自此無易儲意然高煦時媒孽東宮事以聞嘗譖解縉泄上易儲語縉坐貶交趾又譖之逮繫死獄中

十二年三月上北征還東宮遣使迎上遲高煦日夜謀奪嫡復造飛語動搖監國并中傷黃淮等于是坐淮等奉表不敬逮下獄

十三年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于彰德漢王高煦于青州時高煦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勅曰既受藩封豈可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

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留侍去年在比何以故欲南還。是時朕欲留爾長子亦不可得留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

十四年九月漢王高煦選各衛壯健藝能軍士隨侍勅都督僉事歐陽青悉還原伍不許稽留

十五年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居之山東樂安州高煦所爲不法上以其長史程棕紀善周巽等不能匡正皆斥交趾爲吏高煦猶不悛府中有私募軍士三千餘人不隸籍兵部縱衛士于京城內外劫掠支解無

罪人投之江殺兵馬指揮徐驥驢及僭用乘輿器物  
上頗聞之還南京以問蹇義義不敢對固辭不知又  
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復改青州  
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  
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  
子之恩以貽承世之利上默然後數日上復得高煦  
私造兵器陰養死士招納亡命及漆皮爲船教習水  
戰等事上大怒召至面詰之褫其衣冠繫之西華門  
內皇太子力爲營救乃免上厲聲曰吾爲爾計大事

不得不割汝欲養虎自貽患耶今削兩護衛處之  
東樂安州去北京甚邇卽聞變朝發夕就擒矣比至  
樂安怨望異謀益熾太子數以書戒之竟不悛

二十二年成祖崩仁宗卽位八月己丑召漢王高煦  
赴京九月甲申漢王高煦至京

仁宗洪熙元年夏四月遣漢王高煦子瞻圻于鳳陽  
守陵當文皇北征宴駕時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  
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  
人入京師潛伺幸有變上固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

祿賜賚萬計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文  
皇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規報  
中朝事又曰廷議且夕發兵取安樂上召瞻圻示之  
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構至此乎稱子不足誅遣鳳  
陽守皇陵五月辛巳仁宗崩六月太子自南京奔喪  
高煦謀伏兵邀于路倉卒不果庚戌太子卽位改明  
年宣德元年七月高煦陳奏利國安民四事上顧  
侍臣曰永樂中皇祖常諭皇考及朕謂此叔有異心  
宜備之然皇考待之極厚如今日所言果出于誠期

是舊心已革不可不順從也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  
之

宣宗宣德元年春正月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有  
言于上曰漢府所遣來者多是窺瞰朝廷之事特以  
進獻爲名上曰吾惟推誠以待之耳復書報謝秋  
八月北京地震漢王高煦反初高煦既之國樂安反  
謀未嘗一日忘及仁宗崩帝卽位賜高煦視他府待  
厚高煦日有請及言朝政上曲徇其意索駝與之四  
十索馬與之百二十索袍服又與之高煦益自肆八

月壬戌朔遂反遣枚青潛來京約英國公張輔內應  
輔暮夜繫青聞于朝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  
南爲應又散弓兵旗令真定諸衛所盡奪傍郡縣畜  
馬立五軍都督府指揮王斌領前軍韋達左軍千戶  
盛堅右軍知州朱恒後軍諸子瞻空瞻域瞻粹瞻澤  
各監一軍高煦率中軍世子瞻垣居守指揮韋賢韋  
興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僞授王斌朱恒  
等大帥都督等官御史李濟樂安人棄其家變姓名  
間道詣京上變言高煦刻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闕

陛儲行在左僉都御史遣中官侯太賜書高煦言昨  
枚青來言叔督過朝廷予誠不信皇考至親唯二叔  
予所賴亦唯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敷露中懇且傳  
播驚疑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略爲之備唯叔鑒  
之太至樂安高煦陳兵見太傲倨不拜勅南面坐跪  
太夫言曰我何負朝廷哉靖難之戰非我死力燕之  
爲燕未可知也太宗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仁宗  
徒以金帛餌我今又輒云祖宗故事我豈能鬱鬱無  
動作汝循營視漢士馬豈不可洗洋天下耶連報上

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太懼唯唯歸上問高煦何言  
太對無所言上曰太二心已而錦衣官從太往者具  
陳所見上大怒太曰事定必治汝是月丁卯高煦遣  
百戶陳剛進疏言仁宗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諮  
勅封贈今上修理南巡席殿等事爲朝廷罪過又斥  
二三大臣夏原吉等爲奸佞並索誅之又書與公侯  
大臣驕言巧詆污蔑乘輿上嘆曰高煦果反議遣陽  
武侯將兵討高煦大學士楊榮力言不可曰皇上獨  
不見李景隆事乎上默然顧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

不可失也臣見煦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知其  
無能爲也且兵貴神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  
之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也若命將出師恐不濟楊  
榮言是上意遂決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高煦熱  
而寡謀外憚中惟今所擁非有能戰者疑假臣兵二  
萬擒逆賊獻闕下上曰卿誠足辦賊顧朕新即位小  
人改懷二心行決矣令大索樂安奸謀乙丑勅遣指  
揮黃謙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  
令指揮芮勛守居庸關令法司盡弛軍旗刑徒從征

戊辰命定國公徐永昌彭城伯張利守皇城安鄉侯  
張安廣寧伯劉瑞沂城伯張榮建平伯高遠守京師  
己巳命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瑾郭敬李昶督軍餉鄭  
王瞻堦襄王瞻墻留守北京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  
京都督張昇山雲尚書黃淮黃福李友直協守少師  
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楊榮太子  
少保吳中尚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陽武侯  
薛祿清平伯吳成爲先鋒辛未以高煦之罪告天地  
宗廟社稷山川百神遂親征發京師平大管五軍將

士以行東南天鳴聲如萬鼓癸酉駕過楊村馬上顧  
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  
先取濟南爲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  
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  
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誇  
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斷今敢反者輕朕年  
少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卽遣將來得以  
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由戰乎  
至卽擒矣戊寅獲樂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賊

初約靳榮取濟南山東帝按二司官覺之防禁不得發又謂大軍至不敢出朱煊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衆不從曰南人謀家耳奈我輩何又曰高煦初聞陽武侯等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尚親征始懼于是授歸正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安論衆上仍書諭高煦曰人言王反朕初不信及得王奏知王志在禍生慮危宗祧朕與師問罪不得已也王太宗皇帝之子仁宗皇帝之弟朕嗣位以來事以叔父禮不少虧何爲而反耶朕惟張敖失國本之貫

高淮南受誅成于伍被自古小人事藩國率因之以身圖富貴而陷其主于不義及事不成則反噬主以圖苟安若此者多矣今六師壓境王能悔禍卽擒獻倡謀者朕與王削除前過恩禮如初善之善者也王如執迷或出兵拒敵或嬰城固守圖僥倖于萬一當率大軍乘之一戰成擒矣又或麾下以王爲奇貨執以來獻王以何面目見朕雖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轉禍爲福一反掌間耳其審圖之上英暢神武詞旨明壯六軍氣盛龍旗鉦鼓于里不絕庚辰薛祿馳奏

前鋒至樂安約明日出戰上令大軍蓐食兼行玄臣請慎重武臣曰林莽間或設伏百里趨利不可上曰兵貴神速我抵城下營彼阱中虎爪牙安施大軍至烏合之衆方洶洶何暇設伏遂行夜分至陽信時慶雲陽信吏人皆入樂安城無來朝者辛巳駐蹕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黯大軍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砲大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人股慄諸將請卽攻城上不許勅諭高煦不報已復遣勅諭之曰前勅諭爾備矣朕言不再爾其審測之又以勅繫矢射城中

論黨逆者以禍福于是城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狼狽失據密遣人詣御幄陳奏願寬假今夕與妻子別明旦出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取憤歲所造兵器與凡謀議交通文書盡燬之城中通夕火光燭天王午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固止之曰寧一戰以死就擒辱矣高煦曰城小給祇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衣白席藁出見上頓首自陳羣臣列奏其罪請正典刑上曰彼固不義祖訓待親藩自有成法羣臣復言春秋大義滅親上却之以羣臣劾章示



照煦頓首言臣罪萬死萬死生殺惟陛下命上令煦  
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罪止倡謀數人赦城中協從  
者遂執王斌等下行錦衣獄癸未令祿本鎮撫樂安  
改樂安爲武定乙酉班師命申官頸繫高煦父子赴  
北京錦衣衛械繫王斌朱煊盛堅典仗侯海長史錢  
巽教授錢常百戶井授等以歸庚寅駐蹕獻縣之  
單橋戶部尚書陳山迎駕山見上言宜乘勝移師向  
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矣上召楊榮以山言論  
之榮對曰山言國之大計遂召蹇義夏原吉諭之兩

人不敢異議榮言請先遣喇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  
之罪而六師奄至可擒也從之榮遂傳旨令楊士奇  
草詔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勅旨  
以何爲辭榮厲聲曰此國家大事庸可沮乎令錦衣  
衛責所俘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  
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士奇因徃見蹇  
義夏原吉義曰上意已定衆意已定公何能中阻原  
吉曰萬一上從公言今不行趙後有變如永樂中孟  
指揮之舉誰任其咎士奇曰今時勢與永樂中異永

樂中趙擁三護衛今已去其二且昔孟指揮所爲士  
賁不預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義曰卽如公言今  
若何士奇曰爲今之計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  
嚴防之亦必無虞而于國體亦正矣義原吉曰公言  
固當然上特信楊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  
與榮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  
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  
靈榮不肯時楊溥亦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  
見上兵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卽趨入見溥士奇亦踵

其後而門者止二人不得入已有旨召蹇夏義以士  
奇言白上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矣車駕遂還京且  
九月帝還京師御奉天門高煦父子家屬皆至京師  
命工部築館室于西安門內處高煦夫婦男女其飲  
食衣服之奉悉仍舊無改上出御製東征記以示羣  
臣凡高煦之罪及朝廷不得已用兵之故皆詳書之  
逆黨王斌朱熿等伏誅同謀伏誅者六百四十餘人  
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實口外  
者七百二十七人獨長史李默免上至京始思楊

士奇言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護  
衛。且請拘趙王京師。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論曰：言者  
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  
保全之毋惑羣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于趙王最友  
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全之道。  
乃封羣臣言。章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  
劉觀齋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得璽書親諭之。尤  
善。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卽獻護衛。且  
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漢庶人高煦鎖繫之內道

遙城一日帝往熟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  
踏地上大怒亟命力士舁銅缸覆之缸重三百斤庶  
人有力項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時火熾銅  
鎔庶人死諸子皆死

谷應泰曰高煦爲文皇第二子強力善騎射燕

藩兵起摧鋒陷敵從征有功而仁宗之在青宮  
也性仁柔體肥足奕高煦輕之以爲可取而代  
也。于是潛謀奪長。飛語傾危。私造兵器。陰養死  
士。中傷東宮官屬。自比天策上將。而駙馬王寧

淇國公丘福亦復官府交通陰圖翼戴自非居  
守功高嫡長分定又且張妃執爨陰教克修則  
成師名子如意類吾文皇之意亦未保其克終  
也然而煦者不過桀驚不臣非有深圖遠弄特  
以成祖喜其猛鷲昭帝曲加友愛于時父兄見  
驕恃愛肆奸封雲南則恚怒不夫封青州則托  
故不行支解無罪備用乘輿逆節所萌有自來  
矣然而煦之謀非有湘東刻檀之狡也煦之才  
非有曹植自試之敏也地不過樂安煦非有吳

楚七國之強也人不過王莽朱烜煦非有貫高  
伍被之佐也乃以宣宗初御輕其年少陳兵踞  
坐聲罪朝廷所幸神機內斷親督六師煦不先  
爭濟南轉躡河北而困守孤城束身就縛豈非  
外多誇許內實怯懦宣宗料敵真神筭也至若  
陳山迎駕請龔趙藩楊榮希旨贊決大計賴士  
奇一言克保親親獻還護衛耳昔袁盎勸卬淮  
南田叔燒梁獄辭卽令罪狀果明猶當曲全恩  
紀而况齊王後悔背約城守馬攸德望舉朝共

知又安可借金吾片紙使有殺叔父名乎其後  
 道違城中煦嬰鎖繫檻猿未嘗不牢縛虎未嘗  
 不急而忽伸一足勾上暗地以致銅缸燃炭身  
 首為灰彼豈真有闔戔戴吳筑擊秦庭之智哉  
 要不過笨鷲不臣適以殺其軀耳雖然高煦之  
 後真鑄宸濠反者踵起豈前車之鑒不足懼以  
 天誅抑靖難之風若或貽以家法蓋觀于漢庶  
 人之變而歎螺贏之類我也

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八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科

際第

訂

仁宣致治

成祖永樂二十二年秋七月上北征崩于榆木川眾  
 倉卒莫知所措大學士楊榮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  
 發喪所至宜上食如常儀時有議欲借他事賫壘書  
 馳訃者榮曰大行皇帝在稱教今稱教是詐也罪孰

當之乃作啓先馳報皇太子遣皇太孫往迎梓宮時  
京兵皆隨征城中空虛浮議藉藉慮趙王兵爲變皇  
太孫辭行啓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  
皇太子然之急未有所與以問大學士楊士奇士奇  
言上所用東宮圖書今暫假之歸卽進納太子悟乃  
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吾今卽以付  
之浮議何由興 八月皇太子卽皇帝位大赦天下  
楊士奇草詔如下西洋寶船雲南取寶石交趾採金  
珠撒馬兒等處取焉并採辦燒鑄進供諸務悉皆停

罷 出戶部尙書夏原吉刑部尙書吳中侍郎楊勉  
右春坊大學士黃淮洗馬楊溥正字金問于獄復其  
官 以大學士楊榮爲太常寺卿金幼孜爲戶部侍  
郎仍兼前職左春坊太學士楊士奇爲禮部右侍郎  
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爲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  
榮幼孜士奇淮俱掌內制備顧問不預所陞職務洗  
馬楊溥爲翰林院學士正字金問爲翰林院修撰初  
上嘗諭士奇曰自今朝廷事仗蹇義與汝士奇對曰  
漢文卽位首進宋昌史以爲貶臣兩人侍陛下日久

雖聖恩不遺不應先及臣等上益重之命減惜薪司賦棗之半初楊士奇久謝新命畢聞惜薪司奏准歲例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爲官禁香炭之用將復入奏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上見士奇顧義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因言詔下才兩日今聞惜薪司傳旨賦棗八十萬斤得無過多雖係歲例然詔書所減除者皆歲例也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數日來官中叢脞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卽命減其半復語義等曰卿三人

朕所倚宜盡言匡朕不逮命吏部汰冗官九月上念山林川澤皆與民共命自居庸以東與天壽山相接禁樵採餘俱弛禁河南黃河溢令右都御史王彰往撫軍民免今年糧稅工部奏修軍器請徵布漆于民命給鈔市之上曰古者土賦隨地所產不强其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不究物產槩下郡縣徵之小民鳩歛金帛博易輸納而吏胥因以爲奸其一切禁止禮部尙書呂震請卽吉不從時上喪已踰踰二十七日震請如太祖倣漢制易吉服

上未答震退徧語羣臣令釋服楊士奇謂震曰洪武  
中有遺詔今未可援以爲例且仁孝皇后崩太宗衰  
服後仍服素衣冠經帶月數日今可遽卽吉乎明日  
君臣宜素衣冠黑角帶遂以上聞上亦未答已而視  
朝上素冠麻衣麻經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上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乃反不及士奇所執  
是也遂以靈壁縣丞田誠爲州判官仍佐靈壁縣事  
誠居官廉能撫字九年考滿父老詣闕留之遂有是  
命長沙府民自宮求爲內侍上以其游惰不孝發

爲卒戍邊以太常寺卿周訥爲交趾升華府知府  
訥永樂中爲祠祭司郎中請封禪太宗不聽後以方  
賓薦入太常上曰諛佞之人宜置遠微不可以玷朝  
行遂有是命治水左通政樂福奏蘇松常杭嘉湖  
六府水災請俟來歲并徵命以鈔布代輸直隸廣宗  
縣水溢命賑給之諭兵部尚書李慶以太僕寺馬  
分給諸衛所及沿邊戍卒牧養上念民力恐廢耕桑  
也賜寒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繩愆糾謬圖書  
冬十月革戶部及南京戶部行用庫初建行用庫專



市民間金銀至是罷革之。賜衍聖公孔彥縉宅初  
彥縉來朝館于民間上聞之顧近臣曰四裔來朝之  
使至京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民家何以稱崇儒  
重道之意命工部賜宅。山東登萊諸郡水災蠲漕  
租蘇州徐州水災免今年稅浙江於潛樂清民饑命  
發倉賑之。大理寺卿虞謙上言七事曰慎用人用  
得其人則治道興非其人則治道墮曰興學校教育  
之道本于師範不在于備而在得人曰端風憲都察  
院綱紀之職今俾端治獄非設官本意曰廣儲蓄國

用空乏宜預爲備曰惜民力畿南之兵困于牧養宜  
分給無馬郡縣曰通貨財鈔法不行由于出多而入  
少但多方收之而不輕出則自能流通曰治好先畿  
民多盜賊宜編里甲相覺察犯者坐命議行之。大  
理寺奏決囚命同大學士審錄名楊士奇等諭以欽  
恤至意。命翰林院嚴考歲貢生上諭楊士奇曰百  
姓不蒙福者由守令匪人守令匪人由學校失教自  
今宜嚴試之五經四書義不在文辭之工拙但取其  
明理者或人材難得即數百人中得一人亦可蓋取

之嚴則不學者不敢萌僥倖之望。十一月，省建文諸臣家屬，上嘗語廷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遂及寬典。改大理寺卿楊時習交趾按察司，復虞謙爲大理卿。先是謙奏事，侍臣有言其當密請，不宜于朝中敷奏沽名者，又言其屬官楊時習導之密陳，而謙不納。上乃降謙擢時習爲卿。至是楊士奇從容言之，且曰：謙歷三朝，得大臣體，今犯過極小。上曰：吾亦悔之。顧時習其人若何？對曰：雖起于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上喜曰：吾有以處之。遂有是命。召太監馬騏

還京。騏還未幾，矯旨下內閣書敕復往交趾辦金珠。內閣復請，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騏在交趾荼毒軍民，卿等獨不聞乎？自騏召還，交人如解倒懸，豈可再遣？然亦不誅騏也。遣監察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進戶部尙書郭資太子太師，命致仕。蹇義夏原吉言其偏執妨事，且多病。上問楊士奇，對曰：資強毅能守廉，人不得干以私，但性偏執，甚至沮格恩澤，不得下究。上問其故，對曰：諂書數下，蠲免災傷租稅，不聽開除，必令有司依額徵納。此其過之大者。遂有

是命賜戶部尙書夏原吉繩愆糾謬圖書上諭夏原吉曰古者寓兵于農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于漢之屯田先帝立屯種法甚善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自今天下衛所屯田軍士毋擅役妨其農務違者治之命都察院捕治湖廣副使舒仲成以楊士奇言罷之上監國時仲成爲御史常奉旨理木植歲課之弊忤旨至是因吏部奏仲成他事命捕治之士奇上疏曰向來小臣得罪者衆陛下卽位以來皆已宥之今復追理前事則詔書不信漢景帝

爲太子時召衛綰稱疾不赴卽位進用綰前史美之上覽疏喜卽有旨罷仲成而降璽書褒士奇賜鈔幣面諭之曰卿盡心如此朕復何憂上嘉羣臣能言謂楊士奇曰朕嘗處事有過退朝思之方自悔而廷臣已有言者甚慍朕意士奇對曰宋臣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上曰然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羣臣所言有拂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實有失亦未嘗不悔士奇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聖人上曰朕有不善患未知耳知之不難

于改。十二月諭吏部慎選師儒。令吏兵二部書  
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于奉天門內西岸上  
諭蹇義等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也。昔唐太  
宗書各刺史于屏間。有善政則各疏于下。皇考亦嘗  
書中外官姓名于武英殿。時復觀之。今五府六部之  
臣。朕朝夕接見。詢察其賢否。而在外諸司官。既久不  
能不忘。為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有不善而上  
忘之。誰復自戒。爾吏部兵部。具各司官姓名。揭諸西  
序。朕將考其行事而黜陟焉。罷海子西湖巡視官。

上謂蹇義曰。朕之心。苟可推以利民。雖府庫之儲不  
吝。况山澤之利哉。命戶部被災田土。分遣人馳諭  
各郡縣。停免催徵糧稅。命刑部都察院通政司自  
今內外官貪贓者。錄其姓名。藏于官。以便稽閱。

仁宗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上諭奉天殿朝羣臣。  
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于上。  
宜受賀作樂如朝儀。上不從。震固請之。大學士楊士  
奇。楊榮。黃淮。金幼孜。皆言。陛下言是。震曰。四方萬國  
之人。遠朝新王。皆欲一觀天顏。固聖孝誠至。亦宜勉

狗下情上顧士奇等曰禮過矣對曰誠如聖諭必欲俯狗輿情亦不宜備禮上從之明日召士奇等諭曰爲君以受直言爲明爲臣以能直言爲忠如昨日朝會從震言今悔何及自今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爲慮各賜鈔文幣 南京龍山產靈芝禮部尚書呂震請賀不許 建弘文閣于思善門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上親舉印授溥曰朕命卿等于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卽有建白封識以進 大祀天地于南郊頒詔天下罷山場園林湖池

坑冶聽民採取悉炤洪武年間例辦納 罷給朝覲官孳牧馬初兵部尚書李慶言于上曰民間牧馬蕪穽已散之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太僕苑馬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楊士奇不可慶忿不納士奇奏曰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且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負此名於天下豈貴賢賤畜之意乎上許出內批罷之已而不聞明日士奇又言之上曰偶忘之有頃上御思善閣名士奇諭曰批豈真忘之朕聞呂震李慶等皆念卿朕念卿孤

立恐爲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示章  
則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命士奇據此草敕  
止之士奇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上謂士奇曰  
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呂震輩不識大體  
不足語也二月舞陽清河睢寧民饑命發本縣倉  
粟賑之大理寺少卿戈謙言事過激呂震等交奏  
其治名上頗厭之楊士奇以王聖臣直從容爲上言  
之且曰謙雖昧于大體益亦感恩圖報耳上因免謙  
朝參而視事如故士奇復進曰四方朝覲之臣咸在

豈能盡知謙過傳之于遠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  
惕然曰此呂震誤朕也朕非惡言事謙言自有過者  
卿可以朕言論衆人士奇曰此非臣所能論當以璽  
書開諭之上遂命士奇書敕引過而待謙如初命百  
官毋以謙爲戒已而召謙爲副都御史時有中官採  
木四川擾民者名謙諭曰爾素清直其爲朕窮治之  
勿懷疑畏三月諭三法司自今誹謗者悉勿治  
樂亭連城萊蕪蓬萊黃巖民饑命發本縣倉賑之  
夏四月詔免山東淮安徐州今年夏稅之半停罷一

切官買物料時有至自南京者言徐淮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催科方急上問蹇義義對亦同上命楊士奇草詔蠲恤士奇言不可不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姑徐之救民如拯溺不可須臾緩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因命中官給筆札士奇就西角門草詔上覽畢卽遣使賫行顧士奇曰卿今可語部臣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厚爲天下主可與民較錙銖耶大名府民饑命發長垣倉粟賑之河南鎮汝鈞許四州延津襄城等

二十二縣及山東昌邑直隸邢臺等縣民饑命所產發倉粟賑之時近臣有進言太平之政者楊士奇進曰流徙未歸瘡痍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民須休養數年庶幾人得其所上嘉納之復諭蹇義等曰曩與卿繩愆糾謬銀章惟士奇封入五疏餘皆無有豈朝政果無闕生民果皆安乎諸臣頓首謝太常寺卿兼學士楊溥上言犧牲少請遣官市上曰愛人而後可以事神其令有司監市毋擾民五月諭吏部慎選御史以清風紀咨訪可任都御史以聞上曰都

御史十三道之表都御史廉御史雖不才亦知畏懼  
 今不才者無復畏懼矣時左都御史劉觀有貪名  
 上劾洪武中上隨文皇入侍太祖令闕皇城衛卒還  
 奏遲問何後也對曰且寒甚備士方食俟食畢乃闕  
 以故遲太祖曰善孺子知恤下乎又令闕奏疏多取  
 言民瘼者上白太祖曰兒生長深宮乃知民間疾苦  
 嘗問堯九年水湯七年旱百姓何所恃對曰恃聖人  
 有恤民之政耳太祖大喜稱善文皇即位為皇太子  
 監國多仁政既即位天下益歸心每邊將陞辭輒戒

曰民力罷矣毋貪功脫擾塞下驅之而已用法尚寬  
 厚然深惡賊吏每戒法司曰國家恤民必自去賊吏  
 始在位僅十月而百政具舉云六月皇太子即皇  
 帝位罷浙江布政司參議王和袁昱陝西按察司  
 僉事韓善為民和等坐賊過赦吏部奏擬還職上曰  
 士大夫當務廉恥三人皆貪汙豈可復任方面  
 南新安知縣陶鎔奏民饑借驛糧千石賑救秋成償  
 還上謂夏原吉曰有司拘文法饑荒必申報賑濟民  
 饑死久矣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責其端擅



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例先是仁宗嘗與侍臣論科  
舉之弊楊士奇曰科舉當兼取南北士仁宗曰北人  
學問遠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才大器俱出北方南人  
雖有才華多輕浮仁宗曰然則將何如士奇曰試卷  
例緘其姓名請于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則南  
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才皆入彀矣仁宗曰然往年北  
士無入格者故怠惰成風今如是則北方學者亦感  
奮興起命與禮部議聞未上而仁宗崩上卽位遂行  
之後復定南北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

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  
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御史何文淵言太祖令州  
縣設老人以年高有德者爲之比年所用多非其才  
或出自僕隸憑藉官府肆虐閭閻上命戶部申舊制  
違者并有司置之法冬十月思州府通判檀凱九  
載考滿其民詣闕乞留令予正五品俸以優之十  
一月工部尙書吳中言製造御用器物不足請買于  
民間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  
朕方以儉約率下命止之

宣宗宣德元年二月禮部進籍田儀注上觀之謂侍  
臣曰先王制籍田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  
貴有實心耳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事侍臣頓首曰  
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言及此蒼生之福也夏  
四月戶部奏青州借官糧賑饑乞復勸然後給上曰  
民饑無食當如拯溺救焚卽命就便分給五月諭  
三法司審錄繫囚務在平恕御左順門諭廷臣遵  
守皇祖舊典上曰皇太祖肇建國家皇祖考相奉謀  
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

章馴至敗亡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  
先王之法至今存可也秋七月命六科給事中凡  
內官傳旨皆須復奏然後行朶顏衛朝貢不至遼  
東總兵武進伯朱榮請掩擊之上曰取葬之道毋令  
擾邊而已不許八月漢王高煦反上親征高煦降  
尚書陳山請移師彰德襲趙王楊士奇力止之詳高煦之  
叛冬十月復李時勉翰林侍讀先是洪熙中時勉  
言事過激仁宗怒命武士撲以金瓜斷脇不死繫獄  
時上面訊釋之復召入翰林

二年二月上御文華殿賜輔臣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揚榮胡濙範銀圖書義曰忠厚寬弘原吉曰舍弘貞靖士奇曰清方貞靖榮曰方正剛直濙曰清和恭靖上御左順門夏原吉等待上曰讒慝小人直能變白爲黑聽其言若忠究其心則險汲黯正直奸邪寢謀卿等所宜法也原吉等頓首受命八月禁有司沮格詔令九月命浙江按察使林碩復職碩振舉憲法不稍貸中官裴可立督事浙江以沮格詔令誣之上遣人逮碩至親問之曰爾毋怖但盡實對碩叩

頭具言故立命馳驛復任而降敕切責可立冬十月上御文華殿儒臣講易觀大象畢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尊君抑臣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時五載一巡狩虞書所載一年徧天下後世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騷驛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矣况後世乎予謂治貴實效巡狩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此其大節也誠能體帝王之心選賢任良不患不振若以後世侍衛之衆征求

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時征交趾屢失利，上密

問英國公張輔，輔請益發兵誅之。楊士奇、楊榮力言

棄交趾便，上從之。赦交趾罪。

詳議棄交趾

三年二月，易皇后胡氏，册妃孫氏為皇后。先是，上嘗

名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諭之曰：朕年三十

未有子，今幸貴妃生子，母從子貴，古亦有之。但中宮

宜何如處置？因舉中宮過失數事。榮曰：舉此廢之可

也。上曰：廢后有故事否？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為仙妃，

上問輔、原吉、士奇，何無言？士奇對曰：臣于帝后猶子

事父母，今中宮母也，羣臣子也，子豈當議廢母？上問

輔、原吉云何？二人依回其間曰：此大事，容臣詳議以

聞。上問此舉得不貽外議否？義曰：自古所有，何得議

之士奇曰：宋仁宗廢郭后，孔道輔、范仲淹率臺諫十

數人入諫，被黜。至今史册為貶，何謂無議？既退，榮義

謂原吉、士奇曰：上有志久矣，非臣下所能止。原吉曰：

但當議處置中宮。士奇曰：今日所聞中宮過失，皆非

當廢之罪。議不決，明且上召士奇、榮至西角門，問議

云何。榮懷中出一紙，列中宮過失二十事，進皆誣。詆

曰。卽此可廢也。上覽三事。遽艷然變色。曰。彼曷嘗有此宮廟。無神靈乎。顧士奇。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後來甚悔。願陛下慎之。上不懌而罷。他日又詔問士奇曰。皇太后必有主張。上曰。與爾等語。太后意也。一日獨召士奇。至文華殿。屏左右。諭曰。若何處置爲當。士奇因問中宮與貴妃若何。上曰。甚和睦相親愛。但朕重皇子。而中宮祿命不宜子。故欲正其母。以別之中宮。今病踰月矣。貴妃日往視慰。藉甚勤也。士奇曰。然則乘

今有疾。而導之辭讓。則進退以禮。而恩眷不衰。上傾之數日。復召士奇曰。爾前說甚善。中宮果欣然辭。貴妃堅不受。太后亦尚未聽辭。然中宮辭甚力。士奇曰。若此。則願陛下待兩宮當均。昔宋仁宗廢郭后。而待郭氏。恩意加厚。上曰。然吾不食言。其議遂定。敕曰。皇后胡氏。自惟多疾。不能承祭養。重以無子。固懷謙退。上表請閑。朕念夫婦之義。拒之不從。而陳詞再三。乃從所志。就閑別宮。其稱號服食侍從。悉如舊。貴妃孫氏。皇祖太宗。選嬪于朕。十有餘年。德義之茂。冠于

後宮實生長子，已立爲皇太子，羣臣咸謂春秋之義，毋以子貴，宜正位中宮。今先所請，冊妃孫氏爲皇后。上御文華殿，諭侍臣曰：治民有本末，制田里，設學校，本也。不幸而有愚頑者，然後刑之。然觀肉刑，則過于慘，侍臣曰：古人用肉刑，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胥法。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道不至，故犯法者多。未必係肉刑之存否，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于流放竄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當重罪，况漢承

秦敝，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支體，刻其肌膚，傷殘者多矣。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漢文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針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漢唐享國長久，有以哉。三月，名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遊萬歲山，命乘馬中宮，導引登山周覽。上指御舟曰：以操以濟，羣卿之力也。義等叩頭呼萬歲，上喜。特名士奇、榮，諭曰：天下無事，雖不可流于安逸。然古人遊豫之樂，不可廢也。復命乘馬遊小山，中宮出酒饌，皆珍奇。及歸，醉出西安門。

天已曠。工部侍郎李新自河南還言。西民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有司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上諭夏原吉曰。民饑流亡。豈其得已。昔富弼知青州。飲食居處醫藥。皆爲區畫。山林河泊之利。聽民取之。至活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乃遣官往山西河南賑濟。禁捕治。夏四月。吏部尙書蹇義請裁內外冗員。從之。寧王權奏乞賜南昌土田。上曰。王者食租衣稅。今有歲祿足矣。一鄉之田。民所衣食。不當奪以自養。五月。巡撫大理御史

孫請增設杭嘉湖管糧布政司官一員。上曰。糧稅自有常賦。朕方裁抑冗濫。古語省事不如省官。不許。

六月。出左都御史劉觀以通政使顧佐爲左都御史。上罷朝。諭朝臣貪濁。奈何。楊士奇對曰。貪風始永樂末。今更甚。上問何如。對曰。太宗自十五六年。數疾不視朝。扈從之臣請託賄賂。公行無忌。楊榮曰。當是時。惟方賓有貪名。上卽顧榮問。今日貪者誰甚。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御史奉巡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上

歎息曰除惡務本顧觀去誰代觀者士奇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榮曰佐爲京尹能禁防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是閱數月乃命觀巡閱河道而以佐代之尋下觀獄工部尙書吳中以官木磚瓦私遺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上登皇城遙望見之詰左右得其實下中獄尋釋之上閱皇明祖訓諭侍臣遵舊法侍臣對曰誠如聖諭但躬蹈當自陛下始上嘉納之秋七月名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遊東苑賜宴于東廡上與義等語良久乃曰此中

復有草舍朕致齋之所非敢比茅茨不剪之意然庶幾不忘乎儉矣卿等可徧觀上臨河舉網取魚令中官賜食青州民劉中等奏自永樂中歲歉流徙畿南棗疆縣九二百餘戶居二十年已成家業今有司遣還山東乞附籍棗疆上謂夏原吉曰彼此皆吾土但得民安卽已唐宇文融括流民過期不首者謫邊州縣承風勞擾百姓逃竄爾其申飭有司以此爲戒八月上御文華殿與侍臣論歷代戶口盛衰上曰戶口之盛衰足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也不于休養



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富庶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悔輪臺煬帝遂以亡國玄宗卒至播遷皆足為世大戒車駕巡邊發京師英國公張輔陽武侯薛稷帥師從駐蹕虹橋諭諸將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逸但朝夕思念保民故有此行今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獲朕甚憫焉其將士有擾民者殺無赦九月庚戌朔駐蹕薊州進州官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為政民有樂

不可支之謠爾曹勉之又進耆老諭曰今歲豐稔無他虞善訓厲子孫務禮義廉恥毋安溫飽自棄眾咻頭退

四年春正月上御齋宮召大學士楊溥諭曰朕每念創業難守成不易夙夜惓惓今幸百姓稍安倘禍亂生于不虞邇來羣臣好進諛辭令人厭聞卿宜勉輔朕溥頓首謝臣不敢忘報上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溥又頓首謝曰直言求之非難受之為難上曰然二月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獻駟虞二出滁州來安

縣石固山禮部尚書胡濙請上表賀上曰朕嗣位四年民生未能得所騶虞之祥于德弗類不許夏四月上御便殿問侍臣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漢之武帝唐之玄宗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縱欲遂致禍亂武帝猶爲彼善于此又曰武帝以田千秋爲賢玄宗以李林甫爲賢此治亂所由異也工部尚書吳中言山西圓果寺爲國釐祝之所舊塔損壞乞役民爲之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爲福不許

五月諭六部都察院戒濫差擾民巡按御史及按察使不察舉者同罪命工部尚書吳中申飭郡縣務及時修築陂池隄堰慢令者罪之六月裁湖廣採辦竹木先是命侍郎黃宗載往湖湘採宮殿大材至是上聞湖廣災諭吳中曰百姓艱難宜恤比聞工部採辦竹木動以萬計不爲國家愛惜民力而勞擾如此其斟酌裁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秋七月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上曰隋文帝戶口繁殖自漢以來皆莫能及議者以當時必有良法享國不永故

無傳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財國之大務。漢唐初政。立法未嘗不善。而子孫力役繁興。費用無度。天下不能不凋弊。隋文克勤克儉。足致富庶。豈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則生齒日繁。財賦自然充足。廣東海陽縣進白鳥二。胡濙請率羣臣上表賀。不許。謫御史沈潤。戍遼東。潤受金出死罪。事覺。上曰。御史朝廷耳目。受重賂。縱死罪。是耳目蔽矣。時事在赦前。特命謫戍。九月。命戶部申明裁種。祭

棗舊令。自洪武來。栽種之令。多廢不講。上曰。古人宅不毛者。罰布其申明之。務求成效。毋具文。冬十月。上再幸文淵閣。命增直字。談飲饌器用。大學士楊士奇等上表謝。降簡書。賜詩褒答。改大學士張瑛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授小內史。書上御左順門。望見山。謂楊士奇曰。山爲人何如。士奇頓首對曰。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陛下久。其人寡學。多欲而昧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趙王事幾爲所誤。近聞于諸司徵求不厭。當不令溷內閣也。數日。遂有是命。

山瑛俱東宮舊臣瑛行事亦類山朝士皆多上明決云十一月奸吏據左都御史顧佐過謂受阜隸賂放歸訴通政司以聞上密示楊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訴事誠有非誣蓋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于阜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而阜亦皆樂得歸耕實官阜兩便此京師臣僚皆然臣亦不免仁宗皇帝知之增朝臣俸蓋爲此也上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欲罪之士奇曰此未事不足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思與法並行矣士奇退上召佐

以狀授之諭之曰此京官皆然不足爲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頓首退名吏示之狀吏惶恐請死佐曰汝但改行爲善竟不治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時又有因告佐極法者上怒名楊士奇楊榮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陷佐曰命法司窮治之得千戶臧濤殺無罪三人當死教之誣告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濤濤于市上明決類如此五年春正月吏部奏選官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設官益多何也侍臣

對曰時不同也。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可爲法。侍臣對曰然必君心清則事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政務龐雜小人倖進則冗食者多。上嘉納之。二月上御齋宮名大學士楊士奇議寬恤士奇首以蠲災傷田租進。因及流馬畜免薪芻蠲采買。恤刑獄。嚴工匠清糧運數事。詔下民大悅。三月上奉皇太后謁陵。命名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湯溥。六臣。太后曰卿等先朝舊臣。勉輔嗣君。太后退。

謂上曰先帝曩在宮時議諸臣優劣。輔武臣達大義。厚重小心。但多思少斷。士奇能持正不避忤意。每議事。先帝數不樂。後竟從士奇言。帝還京師道中見耕者以數騎往。跡之下馬。從容詢稼穡事。因取所執耒三推。耕者初不知上也。中官語之。乃驚羅拜。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乎。人恆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既還京。因錄其語作耕夫記。以示蹇義。楊士奇等。夏四月。江西淮安飢。吉

水民胡有初山陽民羅振出糴千餘石賑濟命行人  
齎鹽書旌爲義民復其家工部尚書黃福請濟寧  
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  
積穀以省漕粟下戶兵部議尚書郭資張本皆言屯  
田便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二百  
里內通舟楫處擇荒閑地以五萬頃爲率發附近軍  
民五萬人耕之官給牛器但山東邇年飢旱流徙初  
復且遣官行視以示開墾上從之遣郎中趙新等經  
理而以福總其事已而有言軍民各有常業恐分田

滋勞擾竟寢不行 五月上以除郡守由資

稱任各部院大臣各舉薦擢用之禮部郎中沈鍾以  
楊士奇薦知蘇州御史何文淵以顧佐薦知溫州皆  
有善政而鍾出吏員尤有聲 豹房勇士奏與民分  
居上曰勇士在京師十年安得今尚無居此必民居  
寬好欲舍而就民民何罪命杖之荷校示警名六科  
給事中諭曰此曹敢犯法恃中官爲之救解也自今  
中官傳朕言釋有罪人須覆奏 六月上御文華殿  
召楊士奇屏左右言張瑛嘗言楊榮畜馬甚富今察

之皆邊將魏榮榮大負朕士奇對曰榮屢從文皇北  
征與兵馬以故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阨塞  
險易遠近及寇情願逆臣等皆不及榮遠甚上咲曰  
朕初卽位諸數短汝非義原言汝去內閣久矣汝願  
爲榮地耶士奇頓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使  
改過秋七月諭吏部甄別郡縣守令上曰郡縣守  
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溷淆無所激勸則中才之士  
皆流而忘反吏部以進退爲職未聞有所甄別何也  
因降聖書申諭八月日食陰雨不見禮部尙書故

澗請率羣臣賀上曰日食天變之大者陰雨不見得  
非朕昧于省過而然歟古人云京師不見四方必有  
見者其止勿賀上罷朝諭吏部尙書郭璉等曰東  
漢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爲姑臧長姑臧最富饒而  
奮守甚潔光武知之擢奮武都郡丞夫激濁揚清爲  
治之道光武卽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故東漢多  
循吏卿其甄別以聞上與學士楊溥論人不溥對  
曰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上曰此恐非探木之論  
若不素教預養則人才已壞猶濁其源而求其流之

清也。溥頓首稱善。九月初設巡撫。冬十月，車駕巡近郊，駐蹕雷家站，召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畧，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廣平大旱，命蠲其租。

六年二月，逮江西巡按御史陳祚，下錦衣衛獄。祚上疏勸上務帝王實學，退朝之暇，命儒臣講說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上覽疏，怒曰：「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天下主乎？」命緹騎逮至京，并其家下錦衣獄。

禁錮者五年。時上方以溥綜經史，自負祚之措詞，若上未嘗學問者，故怒不可解。敕賜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楊榮等御製招隱歌及喜雨詩，令北直隸地方如洪武間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秋七月，帝幸楊士奇宅，時上頗微行，夜半從四騎至士奇家，比出迎，上已入門，立庭中。士奇悚懼，俯伏地下，言陛下柰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明早遣太監范弘問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至尊夜出，愚臣追令中心。」



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問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恩澤。豈能徧洽幽隱。萬一有怨夫冤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嘗殺人捕急。遂私約候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旁林叢中。作亂捕盜校尉變服如盜。入盜羣。盜不疑。以謀告。遂為所獲。上嘆曰。士奇愛我。遣弘賜金綺。賜蹇義楊士奇楊榮等御製幽風圖詩圖。元趙孟頫所繪也。九月。宛平民以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且求免稅。甚無謂。令亟以還之民。

十一月。敕賜蹇義楊榮楊士奇御製喜雪歌。太監

袁琦假公務擅遣內使。事發伏誅。

七年。二月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諭曰。憶五年二月。共爾齋官。論寬恤事。今兩閱歲矣。民事不更有可恤者乎。對曰。誠有之。卽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璽書已下。戶部格而不行。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永樂末年循習之弊。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為罪首。亦指此事。上怒稍解。曰。今必舉此為第一事。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卿試言今日更當寬恤者。對曰。所

在官司不能容逃民，則相結爲非，宜令郡縣撫恤，不願歸者，聽附籍爲民，亦弭患于未萌。又言方面郡守，小民安危係焉，吏部往往循資格陞受，不免賢愚雜進。請自今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使薦用，犯贓者坐，又乞極刑之家，有賢子弟勿棄，上皆從之。士奇請更得一人論此事，上曰：胡濙謹厚，汝與之密議。于是士奇等議增十數事以進，上悅。三月，賜大臣御製猗蘭操及招隱詩。五月，上御便殿觀宋史，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于不振，何也？侍臣對曰：宋

太祖太宗以兵定天下，其子孫率流于弱，致武備不飭。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爲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六月，巡按湖廣御史朱鑑上言：洪武間郡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設富民守之，遇水旱饑饉以貸貧民，今廢倉廢弛，贖穀罰金，有司皆掩爲己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上從其言，命違者從按察使監察御史劾奏。秋七月，賜大臣御製祖德詩九章。上曰：朕與卿等當思祖宗創業之難，守成不易，國家安，卿等亦與

有榮焉。又賜織婦詞一篇。上曰：朕非好爲詞章，音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也。朕作爲詩歌，使人誦于前，又繪圖揭于宮掖，咸里令皆知民事之艱，是以賦此。上登萬歲山，至廣寒殿，上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故能成帝業。秦定以後，享祚不久。順帝荒淫，紀綱蕩然。長守祖宗之法，天下豈爲我有。侍臣頓首曰：桀紂之跡，殷周之鑒也。上曰：然。八月，釋故城縣丞陳銘，以任。先是，上聞內官奉使者多貪，縱爲民害，以太監寧清謹，命同御史馳往各郡，盡

收所差內官資橐，并

其人解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

丞陳銘，聞有內官至，

不問從來，輒奮前柝，寧手擊之。

御史奏丞無狀，逮至。

上曰：丞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

於所惡，始宥之。侍臣言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上曰：

朕旣釋之，彼當知所改過也。冬十月，八百大甸宣

慰司刁之雅貢方物，且云波勤來侵掠，乞發兵討之。

上曰：八百去雲南五千里，荒服之地也，豈能勞中國

爲遠人役乎？不許。

八年春正月，天下朝覲官在京，賜宴溫州知府何文

淵等七人于廷以招隱詩賜之。命致仕大學士黃淮與張輔、蹇義、楊士奇等十人遊西苑，賜宴萬歲山之麓。淮尋辭歸，上宴之于太液池，親灑宸翰送之。夏四月，畿內、河南、山東、山西旱，詔賑恤之。上作閔旱詩示羣臣。八月，南海諸國獻麒麟四，景星見天門。少傅楊士奇等進頌，上謙不自居，降璽書推功天地宗廟，而勵羣臣勿恃以驕。十一月，命楊士奇、楊榮、試吏部引進庶官六十八人，錄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廖莊、胡莊、顧宋、璉、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晏昇。

七人，命吏部改進士爲庶吉士，知縣教諭歷事六科備用。巡撫南直隸工部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令諸縣各設倉，擇縣官之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司其籍，每歲種蒔之際，量給之，秋成還官。明年江南大旱，諸郡發濟農米以賑貸，民不知饑。九年三月，廬陵民陳謙出穀一千二百石賑饑，遣行人賫勅旌爲義民。上御便殿，觀晉史上曰：晉武開創之主，不爲遠圖，托付非才，羌胡鮮卑雜處內郡，不能以時區處，國禍方殷，戎寇遽至，東晉僅能立國，而

逆臣接跡，然猶延數世者，亦有賢人爲之用也。又曰：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本，兩晉風俗淫僻，教化蕩然，豈久安之道？九月上臨朝，諭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武。今穡事旣成，朕將親帥六師，以行邊塞，飭武備。于是車駕發居庸關，駐蹕宣府，洗馬林，晚御螭殿，楊士奇、楊榮侍。上曰：人君馭世之權孰重？榮對曰：命德討罪。上曰：然。二者天下公器，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服；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也。齊威王烹阿，封卽墨，不以左右之好惡爲好惡也。二臣頓首稱善。十

二月，丙刺順寧王脫歡使臣昂克等來朝，貢請并獻前元玉璽，降敕褒諭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使來朝，進馬具，悉王意，所得玉璽，朕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在此。王旣得之，可自留用，其毋獻。時有僧自溧修寺，祝延聖壽，上斥之，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享國最久，其時豈有僧道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世人不悟，可歎也。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

示之上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無隱士奇等對曰聖諭真得古人之精蘊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對曰帝王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上嘉納之

宣德十年春正月上崩皇太子卽皇帝位時太子方九歲大學士楊溥復入內閣首言聖帝明王莫不務學先帝在時屢諭臣等勸學東宮音尙在皇上登登寶位必明堯舜之道以圖唐虞之治乞早開經筵擇老成識大體者輔之太皇太后皇太后爲皇上慎

選左右侍從之臣溥養本源輔成德性太皇太后喜時中官王振故青宮舊侍上卽位命掌司禮監一日太皇太后坐便殿上西面立名三楊及國公輔尙書淡諭曰卿等老臣嗣君冲年幸同心協力共安社稷又名溥前諭曰先帝每念卿忠屢形愁嘆不謂今日復得見卿溥伏地泣太皇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蓋先是永樂中上巡幸北京太子居守以讒故宮僚大臣輒下詔獄陳善解縉等相繼死而溥及黃淮一繫十年仁宗每與后言輒慘然泣下以故太皇太后爲

言又顧英宗曰此五臣三朝簡在貽皇帝者非五人  
所言不可行也又名王振至欲寘之死英宗跪請得  
免許王振用事踰年太后崩時蹇夏皆先卒而三楊相繼  
老振漸居中用事仁宣之業衰焉

谷應泰曰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唐  
幾三代之風焉然高成肇造享國長久六七十  
年之間倉廩贍足生齒繁殖而兵革數起脫劍  
未祀後之哲王但當愉愉煦煦撫摩瘡痍斷雕  
為樸廢擲為園是所向矣語有之承平之主與

戡亂異假令永樂以前施仁宣之政則行軍而  
用鄉飲洪熙以後用高成之治則無疾而食烏  
喙也故余以仁宣之朝專務德化雖曰度量蓋  
亦有時勢焉乃仁宗之初御也停罷承買平反  
冤濫貢賦各隨物產陂池與民同利施經帶于  
常朝錄外吏于西省凡此皆善政也而戈謙直  
言坐徙馬騏矯旨不誅李時勉廷諍被擊毋亦  
外示止輦內則瑣規讓善即喜翹君即怒耶此  
則仁宗之失也方宣宗之即位也法祖重農賑

荒懲貪文事則經史在御武備則車駕待邊又  
且却騶虞之祥禁白鳥之瑞幽圖織婦訓誥同  
風招隱猗蘭四詩媲美凡此皆善政也而棄交  
趾于荒外廢胡后于長門擊陳祚于狂狷毋亦  
稽中之德大醇小疵克終之規百里九十耶此  
則宣宗之失也雖然創業固難守成匪易仁宣  
之治非高成不開而高成之政非仁宣不粹也  
嘗攷仁宗一祀不永而繼以宣之濟美則久道  
化成宣宗十年未多而溯于仁之監國則重熙

累洽故原其初造則仁危于宣席其已安則宣  
光于仁劉緒續于元嘉宋治盛于慶曆王道無  
旦夕之效禮樂必百年而興嗚呼此其時哉然  
而三楊作相夏蹇同朝所稱舟楫之才股肱之  
用者止士奇進封五疏屢有獻替耳其他則都  
俞之風過于吁咈將順之美踰于匡救矣假使  
齊桓樂善管子勉之至王孝公奮烈商鞅進之  
於帝則仁宣之間化理郅隆又能進賢退不肖  
而數世之後固可蒙業而安也柰何章帝賓天



太后震怒諭誅王振大臣緘口坐令勃鞞之禍  
伏于多魚石顯之專萌于病已而仁宣之末則  
幾乎熄朝廷尚為有人哉

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九

立太皇太后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大學士

男

際第訂

王振用事

宣宗宣德十年春正月甲戌帝崩于乾清宮時皇太子方九歲即皇帝位詔以明年為正統元年秋七月命司禮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臺振矯旨以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為都督僉事振山西

大同人初待上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禮監寵信之呼爲先生而不名振遂擅作威福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上閱武將臺臺在朝陽門外近郊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殿最之紀廣者常以衛卒守居庸徃殺振聞大兄親暱遂奏廣第一超擢之宦官專政自此始太皇太后張氏嘗御便殿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上東立太皇太后顧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贊成不可行也上受命有頓首

太監王振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頰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頸英宗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少豈知此輩禍人家國我聽皇帝暨諸大臣貸振此後不可令干國事也

英宗正統元年冬十月上閱武于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騎惟騎馬都尉莽源鸞弓羅馬三發三申上大喜撤上尊賜之觀者皆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驟陞今天子自來顧一杯酒耶朕竟

無殊擢

四年冬十月福建按察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承故楊溥鄉里僉事又士奇鄉里也溥怨謨論死士奇欲坐謨因公殺人爭議不決請裁太后振曰二人皆挾鄉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輕因對品降調太后從之降謨同知振言既售自是漸據朝事太后資其資五年春二月命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鶴並直內閣機務先是王振語楊士奇曰朝廷事賴三位老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後當何如士奇曰老臣當盡

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安得爲此言吾輩老無能效方當以人事君耳振喜越日即薦曹鶴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因尤榮榮曰彼厭吾輩吾輩縱自立彼容能已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某入閣則吾輩束手矣今四人竟是我輩人何傷也士奇是其言

六年夏四月太監王振矯旨以工部郎中王佑爲工部右侍郎振既弄權佑以諂媚超擢與兵部侍郎徐睂極意逢迎之佑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一日

振問曰王侍郎何無鬚對曰老爺所無兒安敢有聞者鄙之五月兵科給事中王永和劾掌錦衣衛事指揮馬順怙寵驕恣欺罔不法不報順王振黨也八月召山東提學僉事薛瑄爲大理寺左少卿初王振問楊士奇曰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有是召至京朝見不謁振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二楊爲謝振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至閣下令致已意且言振素問之賢至朝房與瑄言瑄曰厚德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久之振知其意

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振知其爲瑄也先揖之且告罪然自是益深銜之十月三殿工成宴百官故事宦者雖寵不得預王庭宴是日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爲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聞上爲蹙然乃命東華開中門聽振出入振至問故曰詔命也至門外百官皆望風拜振悅械戶部尚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瑞于長安門時以京城乏草御用牛馬欲分牧民間言官劾其紊制王振命械之閱十六日得釋以待郎

王佐署部事

七年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初宣宗崩上冲年踐祚事皆白太后然後行委用三楊政歸臺閣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施行何事具以聞或王振自斷不付閣議者必立召振責之太后既崩振益無所憚矣太監王振盜去太祖禁內臣碑洪武中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置鉄碑高三尺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宮門內宣德時尚存至振去之十月二月太監王振矯旨以徐晞爲兵部尚書時振權日

重晞以謫見擢于是府部院諸大臣及百執事在外方面俱攫金進見每當朝覲日進見者以百金爲恒千金者始得醉飽出由是競趨苞苴乃被容接都御史陳鑑王文俱跪門俯首焉振姪千戶山爲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尋命侍經筵

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直言初張太后既崩王振遂無忌憚作大第于皇城又作智化寺于居東以祝釐自撰碑始弄威福時楊榮先卒楊士奇以子稷故堅卧不出惟楊溥在朝年老勢孤繼登庸

者悉皆委靡于是大權悉歸振矣侍講劉球上言十  
事勤聖學以正心德親政務以總乾綱別賢否以清  
正士選禮臣以隆祀典嚴考核以篤吏治慎刑罰以  
彰憲典罷營作以蘇民勞定法守以杜下移息兵威  
以重民命修武備以防外患疏入下獄初王振憾球  
阻麓川之師錦衣指揮彭德清球鄉人也往來王振  
門用事公卿率趨謁球獨不爲禮德清銜之會球疏  
上乃激振曰公知之乎劉侍讀疏之三章蓋詆公也  
振怒欲置之死會編修董璘言陳願爲太常而球疏

有太常不可用道士宜易儒臣語乃逮璘及球俱下  
獄振卽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夕五  
更順獨携一校推獄門入球與董璘同臥小校前持  
球球知不免大呼曰死訴太祖太宗校持刀斷球頸  
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倒之曰如此無禮遂支  
解之裹以蒲埋衛後隙地董璘從旁匿球血裙尋得  
釋密歸球家人始知球死子鈞鉞求屍僅得一臂  
乃以血裙葬焉小校盧氏人故與耿九疇鄰一日見  
九疇視其瘡不類平時曰汝得無疾乎校具以實告

且曰馬順將舉事密語我曰今夕有事汝當早來至則使懷刃相隨迫于勢不得不爾比聞劉公忠吾儕小人死有餘罪矣因慟哭死未幾馬順子亦死死時梓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異日禍踰我我劉球也太監王振陷太理寺少卿薛瑄下錦衣獄誣死罪瑄素不爲振屈振啗之曾有武吏病死其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奪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其夫都御史王文亮問已誣服瑄辨其寃屢駁還之王文誣事振諧之嗾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罪廷鞫竟坐瑄

死下獄瑄怡然曰辨寃獲咎死何愧焉在獄讀易以自娛初瑄既論死子淳等三人請一人代死二人成贖父罪不許將決王振老僕泣于甕下振問之曰薛少卿不免是以泣曰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因述其平生振少解會侍郎王偉申救之得免死除名放歸田里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考績至京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南畿巡撫周忱亦在京師謁振知忱與敬宗同年語之意忱詣敬宗達之敬宗曰爲人師表而求謁中官可乎忱乃謂振曰陳祭酒善書

法以求書爲名先之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遣  
金綺求書程子四箴故宗爲書之而返其幣竟不往  
見敬宗爲祭酒十八年不遷 秋八月王振枷祭酒  
李時勉于國子監門尋釋之王振嘗詣監時勉無  
加禮令人廉其事無所得彝倫堂有古樹故許衡所  
植也時勉嫌其陰翳妨諸生班列稍命伐其旁枝振  
遂誣以伐官木私家用矯旨令荷校肆諸成均時爲  
三械與司業趙璠掌饌金鑑同校時勉校特重而竅  
監鑑請易之時勉不可監生石大用乞以身代號哭

奔走闕下上疏求解者數千人會昌伯孫繼宗言于  
系太后太后爲上言之始知振所爲也命立釋之  
內使張環顧忠匿名寫誹謗語錦衣衛鞠之得實詔  
磔于布仍令內官出觀乃知誹謗者訐振惡也

九年秋七月駙馬都尉石璟言家閹呂寶太監王振  
惡之下錦衣獄 冬十月下監察御史李儼錦衣獄  
時儼監收光祿寺祭物值太監王振不跪遂得罪戍  
鉄嶺衛

十年春正月錦衣衛卒王永陰揭王振罪于通達匿



其名選校緝得之詔卽磔于市不覆奏。秋七月霸州知州張需下錦衣獄需善字良順天府丞王鐸嘗旌異之有牧馬官擾民需置于法牧馬官以譖太監王振遂被逮箠楚幾死謫戍邊併坐鐸私舉下于理十一年春正月賜司禮太監王振白金寶楮綵幣諸物振姪林爲錦衣衛指揮僉事賜振勅曰朕惟旌德報功帝王大典忠臣報國臣子至情爾振性資忠孝度量弘深昔皇曾祖時特用內臣選拔事我皇祀教以詩書玉成令器眷愛旣隆勤誠彌篤肆我皇考以

爾先帝所重簡朕左右朕自在春宮至登大位幾二十年爾夙夜在側寢食弗違保護贊輔克盡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實至特茲勅賞擢爾後官詩云無德不報書曰謹終如始朕朝夕念勞爾其體至意焉。三  
月降巡撫山西河南兵部侍郎于謙爲大理寺左少卿仍巡撫。謝撫梁晉十餘年懼盈滿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時王振方用事謝每入京未嘗持一物交當路又御史有姓名類謙者常忤振振意以爲謙嗾言官劾之罷爲大理少卿二省民倍道赴闕乞留親

藩亦以不可無謙請乃復命巡撫  
 十三年春二月修大興隆寺寺初名慶壽在禁城西  
 金章宗建太監王振言其敝命役軍民修之費巨萬  
 壯麗甲于京都上臨幸焉  
 十四年秋七月瓦剌也先大舉入寇王振挾帝親征  
 八月師潰于土木帝北狩護衛將軍樊忠者從帝旁  
 以所持樞樞死振曰吾為天下誅此賊遂突圍殺數  
 十人死之報至廷臣請族誅振振所親馬順及王毛  
 二侍一時被擊死都御史陳鑑奉邸王令旨籍其家

并振從子山鬻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家當京城  
 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  
 遺玉盤百面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金銀六十  
 餘庫幣帛珠寶無筭

天順元年五月英宗復辟思振諱為忠所殺詔復振  
 官刻木為振形招魂葬之祀智化寺賜額曰旌忠

谷應泰曰宣皇晏駕新主幼冲王振以青宮舊  
 侍儼然自負顧命其時三楊猶在位也太后賢  
 明有漢馬氏宋高后風當其責振掖庭呼亦加

頸三楊能叩首力爭遠竄喬士勢如摧枯非直  
瑾城狐外庭口舌比也乃競庇鄉曲爭辨朝堂  
振陽持平允之名陰得中官之喜然後知三楊  
之取振固已窺之早矣匡衡入相不制弘恭胡  
廣三公難除甫節心熏祿位志怵禍機前有讒  
面不見後有嫉而不知而小人遂得乘其隙也  
太后升遐東楊謝世二楊衰老後進孤危以諸  
賢垂暮之氣當奸人新發之鋒李時勉祭酒也  
頭襄三木劉中敷上卿也荷械九門石璟帝婿

也待繫謂室薛瑄廷尉也論禁煇而待中

球竟爲振黨竊殺蒲理狂狴蹄莖血痛悲夫

中戰死僅逐污衣呂社魂歸惟持括身雖范滂

不祭旱陶絳侯見灑死灰未有苦斯之慘者也

英宗初立年僅九齡至張后崩時年已十六質

果英敏亦當知上官之詐矣何至呼爲先生

振周公自待大晏不預懼振慚憤乃開東華中

門令振出入以悅之此何異哀寵董賢願讓天

下倍呵阿父遂作門生者與夫宵人構禍自古

已

多有然或驅龍乘賊盜竊寵靈以故武愛韓嫣  
旋爲賜死文信新垣亦隨誅滅小人敗露固有  
時也亦或受制家奴危同履虎晉簡文風神憔悴  
唐文宗涕下沾袍猶曰勢已去矣云如之何  
未有奸形屢敗酷政亟聞外戚入暴其非親藩  
共聞其狀振又勢若孤雛根非磐據而白金綺  
幣頒賜寵褒擅殺制威槩置不問土木之變六  
軍敗績九廟震驚青城覆轍躬自蹈馬馬塵掃  
越應思林甫之奸回紇稱戈當悟元載之罪而

乃復賢以來常懷聖慮九原可作發嘆荆卿三  
徑猶存空悲盧宅招魂偷塞滕木浮屠爲振復  
讎貽譏後世何其謬哉考直瑾忠賢皆蒙主眷  
而後後追思惟振一人天祐人國假手也先樊  
患殺振而後戰沒功何偉也嚮令英宗不啗賊  
兒璫不授首天假之年而滋其毒明社之屋寧  
埃今矣

英宗

英宗正統二年冬十月雲南麓川宣慰司思倫發內附授麓川宣慰按思倫所居本麓川地與緬接境皆在金沙江之南在元為平緬宣慰司思倫不言麓川蓋已據緬為已有洪

紀事本末卷之三十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麓川之役

男

際科

際第

訂

英宗正統二年冬十月雲南麓川宣慰司思倫發內附授麓川宣慰按思倫所居本麓川地與緬接境皆在金沙江之南在元為平緬宣慰司思倫不言麓川蓋已據緬為已有洪

武中大兵下雲南改平緬爲麓川平緬軍民宣慰司。麓川之名始見至二十九年平緬入貢更立宣慰司。不相混一未幾思倫叛黔國公沐英討平之其後失官改孟養宣慰使以刁氏代之。正統初宣慰使刁寔玉弱不能輯諸夷思倫發次子思任者狡獪踰父兄差發金銀不以時納朝廷稍優容之會緬甸危思任侵有其地遂欲盡復父所失故地於是擁衆叛於麓川先是侵孟定灣甸大殺其雲南總兵黔國公沐晟以聞至是復侵南甸州土官刁貢罕地命沐晟遣官

賚金牌信符諭還所侵地思任不奉詔

三年冬十二月思任侵掠騰衝南甸畧取孟養地刁賓玉奔永昌死無嗣思任屠騰衝據潞江仍自稱曰法法滇王號也中國遂訛爲思任發云事聞上遣刑部主事楊寧往諭之不服

四年春正月命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率師討思任發太監吳誠曹吉祥監軍兵至金齒思任發遣其將緬簡斷江立柵而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刁賓玉嘗遣諸晟晟兒畜之至

是晟遣指揮車琳等諭之降思任佯許諾晟信之無  
渡江意刑部主事楊寧曰不可兵未加稱降此詐也  
懼有後悔晟不從檄寧督餉金齒賊將緬簡數挑戰  
政怒造舟六十艘欲渡江晟不可政不勝憤夜獨率  
其麾下渡擊緬簡走之破賊柵賊奔景罕寨指揮唐  
清擊敗之指揮高遠等又追敗之高黎共山下北斬  
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也遠  
攻疲甚求援於晟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  
少兵往至夾象石不進政渡江追至空泥知晟不力

援已賊伏兵四起出象陣衝擊乃遣其子瑛還曰若  
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軍殲焉晟聞敗適春  
暮慮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至楚雄上  
遣使者責狀仍以四萬五千人助之晟懼罪暴卒思  
任發犯景東孟定殺大侯知州刁奉漢等破孟頰諸  
寨降孟達等長官司五月以沐昂為左都督征南將  
軍右都督吳亮為副將軍馬翔張榮為左右叅將進  
討思任發昂上路江之捷陞賞有差  
五年春二月沐昂討麓川軍抵隴把去賊巢甚近右

叅將都督僉事張榮先今都指揮盧鉞擊賊大敗榮棄符驗軍器遁昂等不能救師還勅責沐昂等留昂鎮守右都督吳亮左叅將馬翔俱逮下理秋七月恩任發屯孟羅大掠據者章硬寨沐昂率都指揮方瑛柳英等進克之賊宵遁威遠川土知州刁蓋孛戰威江亦敗之已而恩任發遣流目陶孟忙怕等入貢禮部議減其饗資上曰彼來雖緩我師而朕不逆許遂賚而不宴賜勅諭之

六年春正月命定西伯蔣貴爲征蠻將軍總兵討隴

川思任發以太監曹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侍郎徐晞督軍餉初雲南總兵沐晟等議麓川險遠攻之非十二萬人不可宜徵兵湖廣川貴各委善戰指揮分三道灣甸芒布騰衝刻期並進上下廷議英國公張輔等言分兵勢孤彼或扼險邀我非萬全計宜擇大臣往雲南專征會恩任發遣使謝刑部侍郎何文淵上言麓川之在南陲彈丸耳疆里不過數百人民不滿萬餘宜寬其天討官軍千金齒且耕且守舜德格苗不勞征伐而稽首來王矣大學



士楊士奇主其說張輔謂思任發世職六十餘年屢抗王師釋此不誅恐木邦車里八百緬甸等覘視窺覷示弱小彘非策上從之遂命貴驥先赴雲南復以副總兵李安叅將宮聚領川貴兵副總兵劉聚叅將冉保領南京湖廣兵大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驥薦太僕寺少卿李贇郎中侯璉楊寧主事蔣琳等爲叅謀陞辭上賜驥貴等金幣蓋細鎧弓矢繡衣以行侍讀劉球上疏言麓川荒遠偏隅卽叛服不足爲中國輕重而脫歡也先併吞諸部侵擾邊境議者釋對

狼攻犬豕會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請罷麓川兵專備西北不報蓋王振專政欲示威荒服也十一月定西伯蔣貴兵部尚書王驥等討麓川大破之思任發遁去先是思任發率衆三萬至大侯州欲攻景東威遠兵部郎中侯璉都指揮馬讓盧鉞擊之驥等遂進至金齒鎮康守陶孟才門俸乞降令右叅將冉保以五千人入據之因其衆破昔刺寨移攻孟通王驥誓師分三道進取叅將冉保自緬甸趨孟定會木邦車里之師驥同蔣貴中路至騰衝內官

曹吉祥副總兵劉聚等自下江來象石合攻徑抵上江上江者賊砦所在也攻二日不下會天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大破之拔上江寨賊十餘猶迎戰官軍奮長戈跳之賊將刁放曼父子俱沒刁招漢闖家自焚生擒刁門項先後斬五萬級上江平賊散走大兵由夾象石下江通高黎貢山道至騰衝留副總兵李安戍之王驥等取道南甸至羅卜思庄令指揮江洪等以八千人抵木籠山思任發乘險以二萬人列七營相救副總兵劉聚叅將官聚分攻之不下驥貴同奉

御監蕭保自中路進左右夾攻敗之斬數百餘復乘勝至馬鞍山破其象陣死者十餘萬麓川大震十二月王驥等直搗巢穴山周三十里深墜墜廣其東南依江壁立以三千人探之賊象陣伏泥溝突起敗之賊又自永毛摩尼寨至馬鞍山伺我後令都指揮方瑛以六千人攻拔之瑛方政子也而右叅將冉保從東路合木邦車里大侯之兵先後斬三千三百九十餘級于是進攻麓川積薪焚其柵思任發挈妻子間道渡江走緬甸焚溺數萬驥等班師敘平麓川功進

封蔣貴定西侯王驥靖遠伯以郎中侯璉楊寧爲侍  
郎餘陞賞有差

七年冬十月復命定西侯蔣貴靖遠伯王驥征麓川  
緬甸先是思任發旣敗走緬大軍還復出爲寇上謂  
驥曰卿爲朕再行遂起兵如前復命驥等往討之

八年春二月定西侯蔣貴靖遠伯王驥軍至金齒遣  
諭緬甸送思任發軍前緬人佯諾不遣驥曰緬甸黨  
賊不可不討也乃至騰衝分爲五營與蔣貴及都督  
沐昂分道並進本邦宣慰使統兵萬餘駐于蠻江潛

覘我軍容驥責以忠義賜牛酒遂感悅初爲緬人擁  
衆大至蔣貴率兵蔽江而下焚其舟數百艘大戰一  
晝夜賊潰思任發復遁去俘其妻子班師蔣貴起自  
行伍屢立顯功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征衣糧器械不  
役一人臨陣身先士卒敵皆披靡必手擊殺數十人  
不知書然貴爲大將拱手聽人指揮無傲色故所向  
成功

九年春二月王驥合本邦等諸部進兵緬甸累捷緬  
人用大金縷船載思任發至江上覘我復匿之欲以

麓川予木邦孟養曼里予緬甸始獻思任發詭以思  
任子思機發致仇爲解驥等乃縱兵搗思機發寨俘  
其妻子及從賊九十餘人象十一事聞上詔驥還京  
然思機發尚竊據孟養負固不服

十年冬十二月雲南千戶王政奉勅幣諭緬甸宣慰  
男卜刺浪馬哈省察思任發未卽遣適晝晦二日術  
者曰天兵至矣卜刺浪馬哈省懼以思任發及妻孥  
部屬三十二人付政思任發不食垂死政遂斬首函

獻京師

十三年春三月初思機發復據孟養地爲亂屢諭不  
從復命靖遠伯王驥提督軍務都督宮聚爲總兵張  
軌田禮爲左右副總兵方瑛張銳爲左右參將率南  
京雲南湖廣四川貴州土漢軍十三萬討之以孟養  
舊宣慰刁孟賓爲嚮道又勅木邦緬甸南甸干崖隴  
川宣慰使刁益發等各輸兵餉命戶部右侍郎焦宏  
督餉雲南十月師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造浮  
梁以渡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欽衆據鬼哭山及  
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貴州都指揮使洛

宣九谿衛指揮使翟亨皆戰死思機竟失所在或謂  
 死于亂兵也王師踰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  
 去麓川千餘里諸部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  
 江者今王師至此真天威也驥還兵部落復擁思任  
 子思祿為亂致銀起莽敗之復據孟養地驥等慮師  
 老度賊不可滅乃與思祿約許以土目得部勒諸彝  
 居孟養如故復與立石金沙江為界誓曰石爛江枯  
 爾乃得渡思祿亦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詔增驥祿  
 賜鐵券子孫世襲伯爵

谷應泰曰麓川地接平緬雖彈丸黑子然固皇  
 輿以內地也洪武初思氏失官刁氏逐思據有  
 乎緬至正統時刁又衰弱思氏復振賔玉走死  
 思任坐大且爭衡上國矣蠻彝自相攻殺趙奢  
 所謂兩鼠鬪穴天子不必問也天使亟行謂讓  
 數四而尉陀箕踞初無降意子陽不省乃更治  
 兵僥強如是而討逆之旗不見於金齒問罪之  
 旅不戰於昆池尚謂國有人乎且宣帝即位已  
 棄交趾新君踐祚又廢麓川雲貴二廣土彝環

疆動以百計。溪蠻苗峒列處內地。耕牧成萃。麓川不逞。既有徵矣。異類襲是跡。而動誅戮子弟。憂患長老甚者。屠掠郡國。并吞諸部。再復數年。錡醬不見于番。馬印杖不來于大夏。使斷并荆之北地。盡越雋之東矣。爾時而欲用兵。敗固不測。勝亦大創。且高帝定雲南。思氏竊發。沐英以三萬騎破其三十萬眾。思然後俯首歸命。既而刁氏又叛。沐春疾驅力戰。擒斬諸刁。納其故主。其論傅友德曰。雲南雖平。尚煩區置。翠靄諸地。

不盡服從。雖有雲南。亦難守也。蓋小懲大戒。系遠之良規。一勞永逸。王師之勝算。故殷興夏。終必克鬼方。蜀出中原。先渡瀘水。控遠與綏。邇不同功。討貳與貪。功不同道也。西楊主議。舜德格苗。劉球上書。不稱荒服。或亦朝多濁亂。內憂羣小。北敵陸梁。外憂方大。文子不願楚敗。山濤方懼吳亡。大臣之用心。固如是耶。若乃長駕遠馭。則亦公孫弘之罷朔方。淮南安之諫閩越者也。蔣貴王驥初下麓川。三路分進。斬首三千。息任。

竄緬僅以身遁再攻平緬五營並進焚其樓舟  
思任父子又竄孟養然而緬人內懼傳首京師  
勒石金沙誓臣石爛此亦動著燕然功高銅柱  
豈僅唐蒙夜郎相如邛笮者乎然史稱其起兵  
十百萬轉餉半天下冒躡五等橫破冕玉嗟乎  
陳湯貪黷曹翰凶殘武臣之故態而屯守之說  
不行飛輓之繁不給此則其智遜金城而功比  
貳師者已

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一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科

際第

訂

平浙閩盜

英宗正統七年十二月麗水盜陳善恭慶元盜葉宗  
留合衆盜福建寶峰場銀冶命浙江福建有司捕治

之

十二年春二月葉宗留聚衆盜掘少陽坑數月計所

獲敵甚棄去九月率衆之雲山遍掘諸坑塲無所得  
還慶元居數日往政和掘少亭坑亦不給用謂其徒  
曰以吾之衆卽索金于市易耳何至自疲山谷間常  
苦不給也衆從之時已數百人遂掠政和縣及村落  
還慶元號召得千餘人遣召龍泉良葛山人葉七爲  
教師訓練武藝由浦城劫建陽所過焚掠從者益衆  
遂掠建寧官民皆逃匿分衆截車盤嶺鉛山惴恐行  
旅斷絕

十三年夏四月福建沙縣鄧茂七反自稱閩王命

督劉聚爲總兵陳榮爲副總兵陳詔劉德新爲左右  
參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討之茂七江西建昌人初  
名鄧雲豪俠爲衆所推殺人亡命入閩至寧化縣依  
豪民陳正景易名茂七聚衆集會常數百人遠近商  
販至皆依之漸恣橫願指殺人先是御史柳華按閩  
檄各郡縣令村落各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爲什伍茂  
七與弟茂八皆編爲長嘗佃人田例輸粟主家餽少  
物茂七令毋餽而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訟之不受縛  
乃下巡檢追攝之因殺弓兵數人聞于上官調官軍



系事本末 卷三十一  
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畧盡懼討遂刑白馬歃血誓  
衆舉兵反游兵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萬餘人  
自稱閩王與正景率黨劫上杭還攻汀州爲推官王  
得仁所敗三戰正景被擒送京師斬之獨茂七黨盛  
不可制至是率其黨據杉關劫商旅遂攻光澤縣太  
掠順流下邵武官民悉逃匿至順昌據之賊去邵武  
官民始復入城順昌官民亦入保邵武時福建叅政  
宋彰交趾人與中官多故舊侵漁萬計賄王振得爲  
左布政使抵任將責償焉小民苦爲所迫于是尤溪

爐主蔣福成號集居民貧人無賴者悉歸之旬日有  
衆萬餘遂襲尤溪據之與茂七聲相聞將劫沙縣及  
延平延平上其事御史丁宜偕藩臬諸使至延平遣  
同知鄧洪等帥兵二千往沙縣勦之福成遂與茂七  
合官軍熾焉丁宜乃遣使招諭令解散得免死茂七  
笑曰吾豈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據建寧塞二關傳  
檄南下八閩誰敢窺焉殺賫書使者據貢川及玉臺  
館締置里圖甲役遂據沙縣勢益猖獗御史張海始  
至延平遣都指揮張某率兵四千往勦之行二十里

至雙溪口道隘賊僅二十餘人伏左右村店中俟兵  
過且盡都指揮後殿至賊伏猝起舉柵塞道前驅  
不可返從兵不數十人賊遂搏都指揮并其從兵皆  
殲之前驅兵覺還禦之無及賊登山擁衆喊聲官軍  
大潰茂七進攻延平張海登城諭之有緋衣賊曰我  
曹苦富民魚肉有司不我直耳如朝廷宥我且立散  
乞免徃三年都指揮范真等戰于城外衆潰真與指  
揮彭璽等俱死御史上其事請兵討賊上乃召都御  
史張楷至面諭以閩賊猖獗狀令偕都督劉聚陳榮

等往討之九月張楷等師至南畿分遣劉得新率  
兵由江西道建昌會邵武楷率兵由浙入閩十一  
月指揮戴禮擊葉宗留斬之禮與都督陳榮亦戰死  
初張楷奉命討鄧茂七至廣信以葉宗留道梗留不  
敢進福建遣使促楷師浙江藩臬諸司請楷便宜移  
兵擊宗留江西御史韓雍亦言宗留近在咫尺門庭  
之寇皆國家事豈可畫疆而計耶楷不知所從指揮  
戴禮願往勦之楷乃命率兵五百往都督陳榮謂楷  
曰受朝命討賊今延平事急而鉛山不通大軍安適

二寇逗遛不進，乃遣一步將往朝廷知之，何所逃罪耶。楷然之，遣榮以二千人率禮等往禮先驅，與賊遇于黃柏舖，麾兵擊之，死傷相半。宗留衣緋率衆前，中流矢死。官兵不知爲宗，留也。賊退奔入山，復擁葉希八爲渠魁，劫車盤嶺，悉衆駐十三都，欲回浦城。會陳榮兵亦至，併賊禮軍搜山，至玉山十二都中伏，榮禮皆死。葉希八焚浦城，還龍泉，衆數萬人屯雲和、鹿水。陰得二陳鑑胡俱率衆從之。楷聞報，方益兵進，而劉得新已率江西兵敗茂七于建陽，道始通。楷遂間道

入閩，會劉得新等取道走建寧。十二月，守備處州監察御史朱瑛計擒賊黨周明松等尸于市。時葉宗留黨周明松等四出剽掠，金華武義崇安鉛山諸縣朝廷慮其與閩寇合，命瑛及中官分守要地。瑛榜諭脅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謀報賊首黑面大王，領衆三萬來劫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瑛，不爲動。立譔明松等尸于市，賊聞之，遽巡遁去。鄧茂七遣別將陳敬德、吳都總等由德化、永春、安溪寇泉州，知府熊尙初逆戰于五陵坡。

兵敗被執不屈死之。以建寧知府張瑛爲福建右叅政，鄧茂七以二千餘人攻建寧，瑛率建安典史鄭烈、鄉兵吳保等合都指揮徐信分道乘霧襲斬五百餘，拔其寨，故有是命。

十四年春正月上，以闕師久無成功，命寧陽侯陳懋爲征南將軍，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爲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爲左右叅將，尙書金濂總督軍務，太監曹吉祥、王瑾監軍，御史張海、丁宣紀功，率京營及江西浙江諸處大軍討之。未至，茂七等攻延平久

餘賊至太平驛，副使邵宏譽等率兵與賊戰，射死百餘人，軍士亡者倍之。以捷聞，初賊于近城五里許斷橋爲守，道阻不通，劉得新旣敗賊，張楷乃遣使諭之，降其黨黃琴等三十餘人，令復業，禁諸民不許復私讐。建陽路旣通，沙縣賊首張繇孫至延平降，又引從賊羅汝先等詣楷，願殺賊贖罪，且云賊敗後皆據險自衛，必欲取之，吾爲公說，令攻城，公悉大軍擊之，吾爲內應可覆也。許之，賊首劉宗羅、海郎七等俱茂七僞將，掠財聚陳山寨，黃琴等計擒之，詣軍門械送京。

師楷遂益兵趨延平遇賊攻城擊殺千餘人賊眾稍却茂七等復移兵寇建寧參政張瑛與賊戰死之于是楷等還建寧賊遂退保陳山二月賊復下山攻延平蓋張繇孫羅汝先誘之出也楷以浙江軍伏後坪南京軍伏後伴江西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軍素爲賊所易者出城挑之賊乘浮橋竟進伏起礮作合擊大破之官軍乘勝進殺擒數十人茂七中流矢死乃斬其首函之馳露布以捷聞而寧陽侯陳懋等大兵亦繼至楷等至順昌諸處慰撫居民餘賊復擁

茂七兒子鄧伯孫聚後洋或散走各分據山砦平江伯陳豫等分道捕之賊據九龍山楷遣兵二千出山後戒之曰明日賊必空寨攻我若疾入其寨據之比且賊視營兵少果至溪上無筏而還山後兵已據其寨驚潰三月指揮王鉞捕賊于高陽里獲女賊廖氏僞號女將軍廖氏甌寧人被掠至鄧伯孫所妖淫善幻尤驍捷兵敗歸母家獲之諸將各先後捕獲從賊首數多俱檻送邵武大軍至邵武皆斬之璽書至褒諭諸將以降賊黃琴爲主簿羅汝先爲縣丞賞其

誘賊功也。餘侯班師論功，令陳懋等留勦閩賊未盡者。張楷還師討處州賊懋等，乃立賞格，能自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賊將張留孫者，驍勇善戰，茂七起事多倚之。茂七死，仍從鄧伯孫千戶龔遂榮偽貽留孫書，若素有約者，佯使謀誤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黨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砦，執伯孫送京師，斬之。左都督劉聚兵至南平、順昌、甌寧，擒餘黨六十三人，斬首無算。諸將先後擒斬，招撫畧盡。入閩，悉平懋等。乃班師。

張楷劉聚等還師討處州寇，先是葉希八等據雲和山中數月，謂其黨曰：「山中出掠不便，不若由朱湖盡掠府城，乃結寨駐鮑村，取貨于義烏，掠人于松楊。官軍雖衆，不能越馮公嶺，迫我矣。」衆從之，遂掠處州。守臣遣使從溫台告急于杭州，御史命都指揮沈鱗參議耿定僉事王定帥兵四千至處州擊之。諸守臣復遣使詣省告急，御史盛琦黃英先後以聞。朝廷命都指揮徐恭爲總兵，孫鐘陶瑾爲左右參將，工部尙書石璞督諸軍討之。會沈鱗耿定王晟率千戶楊清

等擊賊麗水敗沒徐恭帥兵二千馳至處州亦守城不敢出賊攻處州聲言取金華時楷等兵尚未至蔡希八分犯江西廣信境永豐知縣鄧顛死之時賊侵上饒顛奉張楷檄禦却之賊大至或勸其走不聽遂被執不屈罵賊死陳鑑胡破松陽龍泉屯金山岩分劫青田武義義烏東陽自號太平國王改泰定元年麗水縣丞丁寧以老人王世昌等入賊巢諭鑑胡降之進寧處州府同知世昌等授巡檢鑑胡至京銅錦衣獄有詔鑑胡擬死免其妻子民兵張祐正

叅王金禮等亦殺賊千餘人獲皮甲八百上俱授巡檢責尚書石璞總兵徐恭玩寇五月張楷入浙至衢州僉事陶成往迎之陳危急狀時處州城中乏食諸將登陴而泣楷分兵水陸並進至蘭溪御史黃英林廷舉來會請速進兵至金華令軍中製竹笆數百面笆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賊鎗乃兼程進至處州界知府陸鍾等來迎至銅山寺駐師賊陽遣人求撫實覘之耳遂給榜示付之去時官兵陣于平地賊衆萬人出幽索戰官兵分三陣賊攻中軍楷等令

回趨馬軍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死者又二百人持鎗者多為竹筓所制蓋鎗入竹隙急不得出悉被擒獲賊敗潰斬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初賊勢甚迫僉事陶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詞懇惻賊黨環動悚聽多率其黨降惟陶得二殺使者引餘黨入山中至是千戶沈俊謂其部下多麗水鮑村人父子兄弟陷賊中者衆有何受等三人自言于陣前見其親屬今欲招撫請以此三人往可得也楷從之令齎榜入山反覆譬曉

詞亦過狇楷至以老母百口與誓陶得二乃先出見楷優賞加資令歸山中同賊首葉希八楊希陶秉倫率其黨十餘人來見楷納其降給帖令復業始知前黃栢舖緋衣中流矢死者即葉宗留也明日受等三人又招得賊首余海四陳川十余卞等三百餘家出降亦許令復業六月上下璽書諭張楷相機勦撫之宜楷等奏報賊前後聽招撫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疏既上賊首陶得二等回山復疑懼擁衆如故欲以書招楷入楷亦復書諭之



景帝景泰元年五月賊在慶元大社者又出掠麗水青田諸縣進攻武義武義無城郭副使陶成力禦之賊銳甚麾下勸稍却以避其鋒成不可帥兵更進戰自辰至申俄而城中火起兵潰成策馬突陣死之成有威惠屢捍海寇有功至是死民思之不置未幾復得聖書諭楷等將已降賊令所司撫處廣布恩信戒官吏勿相激擾不聽撫者調兵勦滅楷復遣郡邑城倅等官賁入山再招之陶得二等始聽招盡焚其砦出降餘黨因陶得二降悉解散復業所司隨在撫諭

之楷等乃班師露布以聞楷還京會帝北狩舊經事大臣多陷沒廷議楷無功追論下于理議上以寇平功贖罪得放歸

二年秋七月鎮守浙江福建侍郎孫原貞以處州盜平奏析麗水青田二縣置雲和宣平景寧三縣福建置永安壽寧二縣從之

谷應泰曰浙東入閩道險而狹迤邐千里山勢崢嶸灌木蒼翳糾紛盤互不逞之徒徃徃跳穴其間內可以聚糗糧下可以伏弓弩急可以遠

遁走緩可以縱剽。以故浙閩多寇盜。好作亂。長吏不敢問將兵者。難撲滅。地險然也。又况括蒼諸坑。頗產貢金。椎埋嗜利者。因緣爲奸。趨之如鶩。聚衆益多。以故慶元葉宗留。以千餘人攻政和。此亂之始也。然其由浦城劫建陽。則自浙犯閩。攻上饒。破永豐。則自浙犯江。而葉希八又焚浦城。屯雲和。麗水。則自閩還犯浙矣。其時閩地鄧茂七反。寧化。蔣福成反。尤溪。莫不據地稱王。摧鋒陷敵。淮衆萬餘。轉戰數郡。比之于浙。爲

尤劇焉。昔武帝之時。東甌閩越。治兵相攻。遼瀋阻深。尙煩漢救。而使其合兵連橫。侵暴吏民。咸陽雖遠。可付之度外。耶。于是中丞張楷。唧命督師劉聚。陳榮分兵進討。旣而榮旣敗沒。賊又滋蔓。宗留雖死。明松復來。希八未亡。鑑胡更作。何異淮裔煽亂。徐戎並興。甲午祠兵。魯師欲潰。乃始一侯二伯。授鉞南征。六將兩璫。協謀東伐。猶之赤眉敗禹。更命馮異。盧循摧毅。還伏宋公。雖望桑榆之收。亦苦潢池之酷矣。所幸者閩。極自

閩浙寇自浙地雖旁掠勢不交通取虞取虢此  
虞擒耳假令浙寇北下婺州東收廣信閩寇南  
驅光澤西薄建昌聯師有犄角之形事成有中  
分之約則八閩既困江浙亦搖而更待朱瑛橫  
格鉛山中官分守要地不已晚乎雖其後福成  
茂七先後並殲希八鑑胡同歸款附東陵渠帥  
次第盡矣而獨叅政朱彰者輸賂王振責償閩  
閩民苦誅求盜所自起五年之間村落為墟赤  
羽徵兵青芻轉餉土木之妖先萌內地妬閩柄

政禍如是乎至于陶得二屢叛而貸死張楷捷  
奏而下獄蓋二以楷庇獲全楷以振黨受過刑  
賞失中亦云忒矣若夫孫原貞條奏浙增雲宜  
三邑閩置永壽二縣犬牙相錯馭險之規也但  
磴道素多檉材羣盜易于伏莽黃門薙髮蝨乃  
不生馬援伐樹寇遂永絕原貞之策乃更不及  
此耶



